

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Schooling Operation in Market Economy

DU Gao-xiang

(General Office of Sichuan Province Government, Chengdu, Sichuan 610015, China)

Abstract: To keep balance between schooling's supply and demand in its total and structure in market economy, we must effectively allocate schooling resources. As schooling is not in a pure competitive market, we must regulate and control schooling operation according to its features.

Key words: market economy; schooling; regulate and control operation

[责任编辑:王永政]

● 文史札记

谭优学《唐诗人年考(续编)》补正一则

房 锐

谭优学先生在《唐诗人年考》(续编)之《雍陶行年考》中,对晚唐诗人雍陶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,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位成都诗人提供了很多方便。但该考尚有一些地方值得再考证一番。如雍陶的《阴地关见人蕃公主石上手迹》一诗就是一个例子。雍陶此诗亦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一八,诗云:“汉家公主昔和蕃,石上今馀手迹存。风雨几年侵不灭,分明纤指印苔痕。”谭先生在《雍陶行年考》中指出:“考阴地关,在河东道汾州灵石县南汾水西岸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:‘汾州西河郡灵石县,西南有阴地关。’其关今废,遗址犹存,俗称南阙,因冷泉关在北也。今舆图所标南关即其地。汉家公主或指下降回纥可汗为可敦之宁国、咸安、太和等公主。自三秦赴河东(节度使驻太原即北京)、大同,阴地关乃必经之地。”按:谭先生对阴地关的考证甚确。宁国、咸安、太和等“汉家公主”均是唐中晚期出嫁回纥的皇帝的生亲女。其中,宁国公主为肃宗之女,嫁郑巽,再嫁薛衡,后寡居。乾元元年(758年)嫁回纥英武威远可汗。咸安公主为德宗之女,贞元四年(788年)嫁回纥武义成功可汗。太和公主为宪宗之女,长庆元年(821年)嫁回纥崇德可汗。但雍陶此诗所提到的“汉家公主”却是崇徽公主。大历四年(769年),应登里可汗恳请,代宗把“甫及初笄之年”的“第十女”,“封曰崇徽公主,出嫁回纥可汗,册曰可敦”(常衮《册崇徽公主文》,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四二)。

实际上,崇徽公主并非代宗的“真女”,而是唐名将仆固怀恩的幼女。仆固怀恩在镇压安史叛乱中屡建奇功,后因受辛云京、骆奉先、程元振等人的陷害而叛唐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四载:仆固怀恩病死后,代宗“怜其有功,置其女宫中,养以为女”。又据《新唐书》卷二一七《回鹘上》:“大历三年(768年),光亲可敦卒。……明年,以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继室,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拜可敦,赐缗彩二万。”光亲可敦为仆固怀恩之女,崇徽公主之姐,与登里可汗共同生活了10年。姐妹二人先后与同一可汗成亲,这在唐代和亲史上是罕见的。

其实,在唐人的作品中,也留下了崇徽公主和亲及其在阴地关石上留下手迹的记载。晚唐李山甫有《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》及《代崇徽公主意》两诗(《全唐诗》卷六四三),前诗云:“一拓纤痕更不收,翠微苍藓几经秋。谁陈帝子和蕃策,我是男儿为国羞。寒雨洗来香已尽,澹烟笼著恨长留。可怜汾水知人意,旁与吞声未忍休。”又,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八《唐崇徽公主手痕诗》云:“崇徽公主手痕诗,李山甫撰。”据此可以肯定,雍陶诗中在阴地关石上留下手迹的“汉家公主”当是崇徽公主无疑,与谭优学先生所谓的宁国、咸安、太和等和蕃公主无涉。